

上学堂记

红色少年经典

张品成 著

冰心文学奖获奖作家、“红军哥哥”

张品成经典力作

讲述花塘少年上学堂的故事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上 学 堂 记

红 色 少 年 经 典

张品成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学堂记 / 张品成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5.6
ISBN 978-7-5329-4984-7

I. ①上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94544 号

上学堂记

张品成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5
字 数 120 千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984-7
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

- 一 第一天的感觉 …… 001
- 二 学校要像个学校的样子 …… 005
- 三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…… 011

第二章

- 一 赶鸭子上架 …… 014
- 二 开了头就好了 …… 017
- 三 唐唤添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 …… 020
- 四 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 …… 022
- 五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拿主意 …… 025

第三章

- 一 你说我不教书我能做什么 …… 029
- 二 米姑没能办成的事代耀华却给办了 …… 031
- 三 你是块石头我也要说动你 …… 036
- 四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…… 039
- 五 园 子 …… 041

第四章

- 一 请动秀欢的不是菩萨 …… 046
- 二 种菜得乐 …… 049
- 三 殊途同归 …… 051
- 四 我相信不会有鬼 …… 056

第五章

- 一 与妖与魔无关 …… 060
- 二 是任务就得接受 …… 062
- 三 秀欢想参加剧社 …… 066
- 四 歌声出自秀欢的那张嘴 …… 069

第六章

- 一 我信医官的话 …… 074
- 二 这事要经调查后再下结论 …… 076
- 三 这事情看来复杂 …… 079
- 四 他们用一块脏布塞住了他的嘴巴 …… 082

第七章

- 一 革命其实就是让人更加有良心 …… 086
- 二 多事之秋 …… 089
- 三 中间的知道这么一点点 …… 092
- 四 三个臭皮匠还凑出个诸葛亮呢 …… 095

第八章

- 一 朱由一下子说出三个谜 …… 099
- 二 找比金子还好的东西 …… 104
- 三 碰到一个谜 …… 108
- 四 我不能说出那个秘密 …… 110

第九章

- 一 是知识的功劳 …… 113
- 二 你一副先生相 …… 118
- 三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…… 121
- 四 是我们大家的事 …… 124

第十章

- 一 这事很重要 …… 129
- 二 死马当活马医 …… 134
- 三 他甚至感觉到身上火一样热 …… 138
- 四 还不是笑的时候 …… 141

补 记



第一章

一 第一天的感觉

代耀华用了三天时间，从他的老家浏阳徒步走到莲花。莲花是江西的一个县，花塘是县城不远处的一个村子。代耀华站在花塘那个叫官厅的大宅子前，突然觉得一身的疲乏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。

那时候正是黄昏时分，代耀华微微歪着头，看了那暮色掩映中的飞檐高墙、深宅大院好一会儿，脸上绽出一个笑，那张脸蜂飞蝶绕一脸的春色。

那个地方当地人叫官厅，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宅院。

三天前，母亲拖着小脚为儿子送行，话不多泪多。这时，代耀华距自己的十五岁生日还差一个月。父亲不再叫他“九结巴”了，父亲在远处的树影里站着，脸上晦暗不明。他知道父亲最舍不得自己离开，那个乡间男人总是强压着内心的一点儿什么。代耀华看得明白，我也舍不得呀，可儿子长大了。男儿志在四方，是你平常总对我说的话。

有片刻，代耀华让自己那颗心坚硬成了石头，转身走了，他没

回头。

他就那么走了三天，来到这个叫花塘的地方。他往那个叫官厅的老屋子走去，他知道他要去的方是那儿。

迎接他的几个人站在屋墙的阴影里，眼睛里满是诧异。

“你自己走来的？”

“不走来难道是轿子抬了我来的？”代耀华笑笑说。

“哦哦！”

“你看你们哦！我走了三天。”代耀华说。

他误会了他们的惊奇，他们不光惊讶他的徒步，更诧异他的年龄。代耀华十五岁，但人长得有些瘦小，看上去十岁才出头的样样。

他们觉得事情有点那个。怎么会是个伢儿呢？他们接过代耀华递上的介绍信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

少共湘东南分委书记洪广田突然失踪，他们要求上头尽快派个得力的同志来主持少共工作。报告才交上去十天，没想到人就到了他们跟前，却是个瘦瘦小小的人儿。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前任洪广田经常被谭志高用这句话批评，可洪广田却比新来的这个大两岁，还高出一个头。他内心确实有些失望。

谭志高是湘东南这一带的负责人。其实他是副书记，书记被抽调去了永新，一直在外，副书记谭志高负责这一带的工作。也不知道书记什么时候回来，书记没回来前，他是这一带的头儿。他长着一脸大胡子，也许这是他常讲嘴上无毛无毛的话的缘由。

不过今天他没说这句话，他也没把那种失望挂在脸上。其实那句话都到了嘴边。他想，今天说不好，毕竟人家初来乍到。

“事实会证明一切，我不说我不说。”谭志高说。

“好吧，先住下先住下。”谭志高说。

他们带他去了那间厢房，代耀华在门边站下，一张桌子还有一张床，然后是马灯、砚台，还有一只火笼。他随手翻了桌上的那本书，那书摊开着。看来，那个阅读者走得急，连正翻看的书也没来得及合上。他忍不住拿起那本书，书是《太平广记》，封面上有人

用一笔隶书写了三个字，那是一个人的名字。

“这是他住的房子？”

“是的哟……这屋子面南，光线也好。”

“现在还不知道他去了哪儿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！他没跟人说，也没留下只言片语。”

“这就怪了。”

“是怪……谁也猜不透洪广田他怎么突然就不见了。”

“总该有个缘由吧？”代耀华说。

“当然有，可现在只是个谜，现在没人知道……”

他们没想到代耀华会放弃那间屋子。

“再给我找一间吧，我不住这儿。”代耀华说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这屋子留了，别动他的东西。”

“哦哦！你以为洪广田会回来吗？”

“事情总会有个结果的，会水落石出的，那时再处理不迟。”

代耀华说。他说起话来就不像个牙了，他说话很那个。谭志高他们想了想，觉得新来的这个少共书记的话似乎在理上，什么事情水落石出了再处理不迟。

“没房间了，只有个偏厦，还放着杂物。”他们说。

代耀华说：“去看看。”

正房侧面的简陋小屋，当地有个好听的名儿，叫偏厦。其实一般都是楼梯间，还有角落里的小小屋子。偏偏不称屋也不称房，叫偏厦。

他在那间偏厦里住下了，屋子很小，只能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。他说：“够了够了，除了床和桌子，我也没什么可以摆的。”

“我人小嘛，小个儿住这屋子也显大。”他说。

代耀华在那屋子里睡了一觉，第二天天刚亮，就敲谭志高的门。谭志高正睡得香，人在一个好梦里游走，那种美妙妙不可言，瞌睡中嘴角就笑成了麻花，让代耀华那么一阵敲门声惊了好梦，就成了

一朵蔫花。

“一大早你就敲门，什么事？”谭志高迷糊着说。

“你说的。”门外的那个说。

“我说什么了？”

“你说十万火急，你说屋子不能少顶梁柱，你说群龙无首，你说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……”

“我说了吗？”

谭志高记起自己和同事确实为花塘那帮仔的事发过牢骚，他们也急急地催上头给他们派个人来，可没想到却又是个嘴上无毛的。

“你走走看看吧，我就来。”谭志高对代耀华说。

代耀华往大门外走去。

他想，万事开头难，我得把这个头开好。

日头在凹里拱呀拱的，拱出点儿眉目，天地就明亮许多。官厅里那些角落和仄逼地方都透了光，鸟雀在场坪那棵老樟树上聒噪，现在能看清那些飞檐和壁饰了，还有石雕木雕，刻得精致讲究。花鸟虫草，他知道这宅院的来由，据说主人原是清朝宣统皇帝的老师，曾受诰封太子少保的朱益藩家朱家兄弟的私邸，看这砖这瓦这柱这梁，皆不同于一般人家。朱门高墙，深宅大院，梁柱雄伟，飞檐挑云。他们称这大屋子为官厅，屋子不叫屋子，也不叫宅，叫厅。这是一种特殊别致的叫法，前面加个“官”字，就更非同一般了。

屋子很大，毕竟是大户人家的豪宅。但代耀华感觉到一种不应有的冷寂。他往教室那边走，教室空空，他知道这情况，他们跟他说花塘那边急了，你过去吧，越快越好。他们说学堂办不成了，什么事都乱了，群龙无首，散沙一盘。四间大厢房用来做教室屋子有些暗，说实在的，这种地方做学堂并不合适，但乡间你能有洋学堂那条件？有这么四间屋子已经不错了。别的地方的列宁学校比花塘要差多了，好些学堂设在祠堂里，差的只能用破庙废榨坊什么的将就，有的甚至就在空坪里上课，搬几块石头支了木板就成了桌椅。

他没想到会在最后那间屋子里看见一个人。

“嗨！”他朝那人打了个招呼，脸上挤满了笑。

那人坐在那儿，是个男孩，十二三岁的样子，很端正地坐在那儿。那时男孩回过头看了代耀华一眼，眼里有东西，说不上是什么，疑惑还是冷漠？

代耀华站到门边想了想，然后离开那地方。

他想，今天只是走走看看，不说话好了，今后有的是说话的机会。

代耀华感觉到自己在官厅的第一天，就好像那个男孩的眼神，有些迷离，有些晦涩，有些……

这就是代耀华在这陌生地方第一天的感觉。

二 学校要像个学校的样子

大门外面的景致真好，他一点儿也没想到会这么好。昨天他行色匆匆，加上又正是黄昏时候，他没留意到那些风景。现在，他可以从容领略了，其实他知道他走出大门的真正目的不是观景，他只是想了解下花塘这个地方。

村子外面有个高地方，他想，那是个好地方，站那儿视野一定开阔。

他一头的汗，很快就跑到那地方。

朝雾被什么从河边的竹林里挤压了拥过来，被风搅得七零八落。然后碎纱片般一团团白，在枝叶梢头翠竹枝间缓步飘行。

代耀华站在了坡顶上，花塘就尽收眼底了。日头起来，雾就散去。这地方树多，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掩映在枝叶中，只能隐约看见一些飞檐，也只是屋瓦一角，有的甚至连这都看不到，只看到一缕

烟儿。早起弥出的那些炊烟，白白的一根，才腾起就被那风扯了。只有官厅露出其大部分面目。豪宅就是豪宅，首先要比村里其他人的屋子高，不仅高，而且大。并不算很大的一个村子，官厅几乎把花塘的一半给占了。有条河从那儿流过，顺河往上望去，能依稀看到县城。

莲花县其实莲花并不多见，这一带的农人少有种莲的，也没人以种花为业，要说种植，与花最相关的就算油菜花了。村人在冬里，都会种上一片油菜，用以榨油。各家各户皆种，在垅里常常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很成气候。要说野生，那要算映山红。三月里油菜花开，就开出气势来了，一大片一大片的黄，莲花多是梯田，高高低低，层层叠叠，黄灿灿的，招蜂引蝶，更招惹人们的目光。到底是春天呀，看去就是不一般。山上呢，映山红也不甘寂寞，暖风拂过，就绽出红紫来。

山间是映山红，一片片的红；垅里是油菜花，金灿灿的黄。你想想是个什么阵势？

但代耀华去的时候不是春上，他没看见那种景色。

虽然春上花红花黄的，但县名没用那红的黄的为花名。总不能叫菜花县山花县吧？多土气！

叫莲花。莲花清雅，还和观世音手里拈着的莲花多少挨上点儿边，和诸菩萨坐的莲花座也挨上了。吉祥。

其实邑内不产莲，却有山形似莲花，莲花这县名，就是以境内莲花山而命名的，那片山五峰攒簇，状若莲花，又有莲花潭、莲花寨等，一切皆与莲花相关，县名为莲花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
北宋太学博士、安福人刘弇的一首七律，是目前最早出现莲花这一地名的书面记载。他有一首叫《题莲花客肆》的诗，表达了对莲花的情愫。

片心长是乐清虚，
一到莲花喜有余。
柳伴古溪风不断，

路迷芳草客来疏。
樽无美酒难浮蚁，
手有文竿未钓鱼。
细雨晚天时跃马，
红尘无复上衣裾。

莲花分厅设治后，时乾隆二十三年，蜀人李其昌出任莲花第八任同知。治政之余，他踏访山水，查阅谱牒，写下了莲花第一部系统的地方志《莲花厅志》。

他编纂志书，也写诗，就有了那首关于莲花的诗。

村居原自爽，
地又是莲花。
疏落人烟里，
天然映彩霞。

这诗给莲花平添了绚丽迷人的色彩。

代耀华从浏阳动身前，就找了相关的书仔细读过，对于莲花县名的由来、风土人情、历史沿革均有所了解。

村子离县城不远，也就两三里路的样子。官厅就建在这里，朱益藩真会选地方，离城不近也不远，离自然不近也不远。要山水这里有奇山秀水，要热闹两三里路就能得到。后来代耀华听人说，朱家图的是风水，他们请风水先生看过，方圆几百里，这里处在龙脉上。

代耀华不太信这话，但不信也没办法，朱家有官厅大宅，朱家有万贯家财，朱家妻妾成群……有更重要的，那就是朱家在这一带算是书香门第，一门三进士，五科六举人。朱家可真是了不得，别说一个县了，就算是江西省境里，也并不多见。

谭志高匆匆收拾了一下，然后满官厅找代耀华。远远地看见代耀华的身影往高坡地方走，谭志高也跟了过去。

“也好也好，我就站在那儿跟你说工作。”在那儿能看见花塘的全景，他顺了代耀华的视线往那边看了一眼。正好，方方面面我

都能说到，指点了跟你说哟。谭志高这么想。

谭志高有点气喘，他想，近来事多纠结，身体也没正儿八经好好休息，才爬这么点儿坡就喘起来。

“你说找我，大早的你敲门找我……”

“我是找你呀。”

“叫你等等的……可你却来了这地方。”

代耀华笑了笑：“我不是在这儿等你吗，我在这儿等你也一样。”

谭志高愣了一下，这人别看年龄小，可说话却显得很那个。

谭志高笑了一下。“就算是吧……”他说。

“我给你讲讲池塘的事。”谭志高说。

“莲花列宁学校学生共两百三十六人，分甲、乙、丙三个年级。校长走了后，有三个先生离开了，还有两百三十二人。”

“可官厅的教室里我只见有一个人……”

“校长走了，先生无心教学，人心散了，学生仃各自回了家。”

“你是说要把他们重新拢到官厅里来？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

“从今天起，又会是两百三十六人了。”代耀华很坚定地说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不是来了吗！”代耀华说。

“嗯，对对！我怎么把这事忘了。”谭志高想，新官上任三把火哟，丁点儿大的人口气却大得吞天。不过他不能泼冷水。

“得先把人拢了，得先让大家回到学校来。”代耀华说。

“就是就是。你心里明白就好，看来我不必多说任务了。目前你做的工作就是把人拢了来，学校要像个学校的样子。”谭志高说，然后他咧嘴笑了一下，“我参加工作四年了，第一回这么跟人谈工作。”

“很好呀。”代耀华说。

“是很好。”谭志高说。

“那我们回吧。”

谭志高没挪步。“日头真好。”他嘴里跳出这么一句。

“是哟，是不错，没想到花塘的风景这么好。”

谭志高没让代耀华回官厅说事，他看到这个新任的少共书记并不想回去。还是个伢哩，伢有伢的想法。再说谭志高突然觉得在这里和这个少年谈工作也不错，阳光灿烂，清风习习，身边缭绕着一种乡野的气息。

在这儿谈很好。他想。

“他们说你刚刚参加工作？”

代耀华点点头。

“啧啧！”

“你看你啧啧！”

“我跟你说说这里的情况吧。”

然后，谭志高跟他说起很多。说完，谭志高那么看着代耀华。

代耀华不喜欢谭志高的目光，虽说有长者的慈祥，但目光里有东西，别的还好说，但若有若无的那种不信任的神情让代耀华受不了。他更不喜欢谭志高那句话。

“你要是觉得有困难，尽早跟我说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谭志高笑着：“我尽早给你换个轻松简单的工作。”

代耀华撇嘴了，代耀华也阴沉了那张脸。

“好吧好吧，试试……试试再说。”

代耀华也不喜欢这句话，他没想到他在官厅的工作是从不喜欢领导的几句话开始的

“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？”谭志高说。

代耀华确实有他的想法，三天来他一路想着，昨夜里他通宵未眠也在想着。他一会儿想得很复杂，一会儿又想得很简单。复杂是因为他面临着的是——一盘散沙，捏合起来有难度。简单是因为只要把学校恢复正常了，一切就顺理成章迎刃而解了。

“关键在学校。”代耀华说。

谭志高点了点头：“说说，你说说。”

“原来不是群龙无首吗，现在有了。”

“哦哦。”

“我呀，我来了呀！”代耀华说，阳光拂在他脸上，更让他脸上那种自信洋溢着，他笑着那么说。

谭志高感到很欣慰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少年很自信，初生牛犊不畏虎！

试试，试试。这回他没把这四个字说出来，他只在心里那么想。

“好！很好！”谭志高说的是这三个字。

不过，事情远不会那么简单的。谭志高想给代耀华说这句话，但到底没说出来。

“我要去攸县开三天会，你先熟悉情况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”

代耀华觉得归根到底谭志高还是不信任自己，他又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但很快他脸上阴云收了，他想，人家也是关心我哩。他总是往善良处想。他想，我只有将工作做好，用事实回答一切。他想起那些空空的教室和坐在教室角落的那个人。

他说：“我得打听个事。”他问起早上看见的那个身影。

“哦哦，你说的是林宵根？他天天在那儿坐上一会儿。洪广田不见了没几天，学校就散了。”

“哦！每天一早都去吗？”

“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上那儿坐一会儿。”

“他怎么这样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说没老师了，课上不成了。可他每天都来，一个人静静坐在那儿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他说总有一天老师会来。”

“他说得对！”

谭志高愣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代耀华一眼。

“他说得对！”代耀华笑笑地又说了那句话。

然后他就离开了那地方，他听到身后的谭志高嘀咕了一句什么。是句什么，代耀华想无所谓，他一定要让自己做出点儿事来。

三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

谭志高那么想没错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但初出茅庐有初出茅庐的好处。这好处是，无论事情多复杂，代耀华总往单纯处想。

没有校长，我先顶了嘛。前任不是兼着列宁学校的校长吗？他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呢？没有老师我去请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

至于学生呢？有校长有教师就有学校了，学校是树，老师是枝叶，学生是鸟，有树有枝叶鸟自然就来了。

代耀华首先去了唐继文家。唐继文家住村东。他们跟他说：“找那老秀才你要有个准备，他是个怪脾气人。”

“他很特殊吗？”

“你见了就知道了。”有人说。

“何止特殊？简直就是怪异。”又有人说。

现在，代耀华感觉到的是，唐继文他家的屋子也很特殊。整个屋墙墙基由大石头垒就，长满了青苔，看去像是画上的。更出奇的是门前那树。树也是樟树，可树干横在地上两丈才又挺直了往上长。显然是哪一年大风吹倒的，但却没有枯死。村人觉得那棵树长得神奇神秘，就再没人敢动那一枝一叶，就那么经年生长，长得奇形怪状，他们叫它树龙。

唐继文家的祖屋就离“龙头”丈许远，这就有点儿那个。先是唐继文的两老那一年前后脚赴了黄泉，然后许多大小怪异事接踵而至。别的也没个什么，可唐继文的女人进唐继文家数年不见有结果，